

# 今生何世

纳兰容若的诗词与情爱

一个诗词和情爱世界里，

最美的国王

容若之后，世上再无纳兰词

人生若只如初见，人生何如不相识。  
而今才道当时错，当时只道是寻常。

容若词，一种凄婉处，

令人不能卒读，

人言愁我始欲愁。

——顾梁汾

赏析  
纳兰容若  
绝世典藏

宋君《著





# 今生何世

宋君《著

纳兰容若的诗词

  
江苏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 
PUBLISHING HOUSE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今生何世：纳兰容若的诗词与情爱 / 宋君著.  
—南京：江苏文艺出版社，2011.10  
ISBN 978-7-5399-4467-8

I. ①今… II. ①宋… III. ①纳兰容若(1654~  
1685)—词(文学)—诗词研究②纳兰容若(1654~  
1685)—人物研究 IV. ①I207.23②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77603 号

### 书 名 今生何世：纳兰容若的诗词与情爱

---

著 者 宋 君  
责任编辑 孙 衍 刘 佳  
装帧设计 星漫设计#  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 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江苏文艺出版社  
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，邮编：210009  
集团网址 <http://www.ppm.cn>  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，邮编：210009  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  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 
开 本 718×1000 毫米 1/16  
印 张 18  
字 数 250 千字  
版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 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4467-8  
定 价 29.80 元

---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## 目 录

---

|     |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
| 001 | 序    | 桃之夭夭三百年            |
| 005 | 第一章  | 小名冬郎：不是人间富贵花       |
| 013 | 第二章  | 年少轻狂：密州出猎，短衣射虎     |
| 025 | 第三章  | 少年夫妻：灯前呵手为伊书       |
| 039 | 第四章  | 伯牙鼓琴：知我者，梁汾耳       |
| 053 | 第五章  | 别样胸襟：丈夫未肯因人热       |
| 063 | 第六章  | 名动京城：乌头马角终相救       |
| 107 | 第七章  | 生死别：春丛认取双栖蝶        |
| 127 | 第八章  | 忆往昔：当时只道是寻常        |
| 135 | 第九章  | 悼亡妻：待结个他生知己        |
| 161 | 第十章  | 江南女子名沈宛：枇杷花下校书人    |
| 197 | 第十一章 | 公子用典：蓝桥乞浆          |
| 225 | 第十二章 | 楞伽山人：欲生何等佛土，随愿皆得往生 |
| 235 | 第十三章 | 藏之名山：如鱼饮水，冷暖自如     |
| 245 | 第十四章 | 公子情深：一宵冷雨葬名花       |
| 255 | 第十五章 | 死则同穴：断肠声里忆平生       |
| 279 | 尾声   |                    |
| 283 | 参考文献 |                    |

序  
桃之夭天三百年



庄子距离我们两千年。

李白距离我们一千年。

纳兰容若距离我们三百年。

千百年，不过美人一回眸，佛家一弹指，人间却不知经过多少往复更迭。而他们却立于时间之外的一棵桃树下，落英缤纷，超然物外。

若许我用三个字来说容若，我会说，不染着。

何谓“不染着”？

佛祖说，对眼前的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不起欣喜、欢悦、欲爱、执着、沉迷，是为“不染着”。

或许你会问，若依此来看，容若岂不是太染着？

可容若的不染着却正是这样的执着。

纳兰容若式的执着。

只因这样的执着，正是我们渐渐失却的，甚至可能永远失却的。

所以千百年后，我们仍旧在读纳兰容若。

佛祖所说，诸行无常，诸法无我，诸漏皆苦，涅槃寂静，是一层境界；纳兰容若的不染着，却是另一层境界。

只看你已经抵达哪一层，抑或将要抵达哪一层。

无论你怎么选，都应遵循你的心灵。

诚如纪伯伦在他的诗中所说：

我的心灵告诫我，它教我从榨不出汁，盛不进杯，拿不住手，碰不着唇

的东西中取饮。

在心灵告诫我之前，我的焦渴是我倾尽溪涧和贮池中的水浇熄的灰堆上的一粒火星。

可是现在，我的思慕已变为我的杯盏，我的焦渴已变为我的饮料，我的孤独已变为我的微醉。

我不喝，也决不再喝了。

但在这永不熄灭的燃烧中，却有永不消失的快乐。

是为序。

第一章 小名冬郎：不是人间富贵花



生命就是一场奇怪的编年，绝妙处令人拍案，凄婉处却又要人断肠。

初生婴孩胎发如炭，百日之时抓阄夺世，弱冠后凭几学书，或入仕经邦济世，或出仕隐居终南。

有人能梅妻鹤子，把寂寞和着一炉香烧尽，任你天下风雪。

有人却堪不破名缰利锁，眼看他起高楼，眼看他宴宾客，眼看他楼塌了。

生命究竟是繁荣拖沓还是仓促冒进，那要看你自己的标格和本事了。

那一年，未出生的他，似乎算准了某天，天下会有一场风雪。

他睁开眉眼，不必学帝王编造自己体生异香；也斩断与前尘往事的任何关联，不为报谁的恩，也不为记谁的仇。

如果一定要为来到这个世上找一个理由的话，那就说是因为这场风雪吧……

顺治十一年甲午，腊月十二。

北京城里的数九寒冬，风霜雪剑。

明珠府里，一个女子，即将迎来自己命途的第二场洗礼。

嫁作人妻，然后生子。

对于女人来讲，这是宗教一般的仪式。

她或许未曾想到，自己即将诞下的这个生命，后来挣脱了光阴桎梏，为千万人所宠溺、铭感、敬仰、向往。

时任銮仪卫麾使的明珠，同所有的丈夫一般，焦急地等在妻子临盆的屋外，低声念着早已经想好的儿女姓名：男孩叫什么，女孩又叫什么。

顺治十一年最后一个月了，没有什么比在年末得子，更让一个男人觉得生命充盈。

直到婴孩一声响亮的啼哭，明珠悬着的心总算放下来。

他冲进产房的时候，带着屋外凛然的寒气。

明珠颤颤巍巍地接过来初生的婴孩，审视他微睁的眉眼，脸上跳跃着无尽欢喜。

嘿，是个小子！

男婴蜷缩在襁褓里，还保持着酣眠的姿势。

外面是朔北独有的凛然寒气，冬意正酣。

明珠脑海里蓦地冒出两个字，他微微一笑，这孩子有乳名了。

就叫他冬郎吧。

冬郎。

于是，日后一切与这个孩子相关的人和事，都始于此时，始于此地……

古往今来，官宦门第的公子少爷往往有两个去处：

一是钟鸣鼎食，天生有政治头脑，厚黑权谋之道耳濡目染，子承父业，自然而然地身居高位；

二是纨绔子弟，肉食者鄙，成为不辨荤腥善恶、贪图享乐的封建蛀虫，生而为待死。

纳兰家族家世显赫，祖上与清廷皇家姻亲，又为满人入主中原立下赫赫战功，位列满洲八大贵族。

明珠干练老辣，尽管纳兰氏族在康熙年间渐渐没落，但明珠仍旧靠自己天生的手腕与头脑，一步一步位极人臣。

明珠的政治本能究竟如何了得，只需看看他为官的履历便可见分晓：

初任云麾使，再任郎中，到第三任便已经是内务府总管。第四任弘文院学士，五任加一级，六任刑部尚书，七任都察院左都御史，八任都察院左都御史、经筵讲官，九任经筵讲官、兵部尚书，十任经筵讲官、兵部尚书、佐领，十一任经筵讲官、吏部尚书、佐领，十二任加一级，十三任武英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、佐领、加一级，十四任今太子太傅、武英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、佐领、加一级。而后更赐三眼花翎，位极人臣二十余载。

这样显赫的一个父亲，自然对自己的孩子寄予厚望。

他执念一般地认为，首先一定要为孩子取一个像样的名字。名字的优劣，大抵决定着孩子的一生。

他翻遍史书，请教高德，最终在《易经》里寻得了一句话：

君子以成德为行，日可见其行也。

君子要修身养性，无论言行举止皆要有德有行，以圣贤为标榜，只有如此，方能成为一个真正有德行的人。

于是，他就从这句话里取了两个字——成德。

从此，小冬郎有了另一个为世人所熟知的姓名——纳兰成德。

容若终究没有辜负父亲对他的希冀，不过，很多年之后，人们提起纳兰成德，为之折服的并非他的身份地位，而是他的品性和才华。

有了正式的姓名，他生命的编年才真正开始。

司命向来自负，不会听凡人安排，容若没有按照明珠希望的那样，成为继承父亲衣钵的政治家，也没有沦落为生而待死的纨绔子弟。从一开始，他就注定要去向另一条路，成为了另一个人，去丰盈一个连他自己也未曾预料到的生命。

他如同一朵六出的雪花，不食人间富贵，就这般，在这世间的冰霜雪剑里，执念般地飘洒盛开。

非关癖爱轻模样，冷处偏佳。别有根芽。不是人间富贵花。

谢娘别后谁能惜，飘泊天涯。寒月悲笳。万里西风瀚海沙。

《采桑子》

二十多年之后，容若写下这样一阙词。

这阙咏雪词，气质清冷不凡，历来被看做是容若自况。

艺术家大抵如此，倾向于自我描摹：诗人以诗自画，画家以画自画，音乐家则以音符自画……

正是因此，千百年后，我们仍旧能够读到他们卓然的样貌与高洁的品性。

这是一种奇妙的缘分和情感，只能意会，不可言传。

初读这阕词，就有一股不合于世的凜然寒气，扑面而来。

中原以牡丹为尊，牡丹雍容华贵，大有国母气象。而雪花却是天生天养，没有来历，没有根系，没有香气。在世人眼中，雪花甚至不能被称作是“花”，更何谈其“美”？

儒家思想被统治者御用之后，便熄了百家争鸣之火，主流价值观尊崇的是牡丹之雍容，鄙薄的恰恰就是雪花之轻佻。

容若以雪花自况，似乎是预言一般注定了自己世所不容。

在容若看来，人生就是需要不合群的态度，若千人一面，读一样的书，写一样的诗词，甚至穿一样的衣服，那样的生活还有什么趣味呢？你只不过是不断重复别人，却从未真正做过自己。

虽千万人吾往矣。

飘泊天涯，寒月悲笳，落日照大旗，万里西风夜正长，这才是生命应有的高音。

容若希望为自己寻得一处灵魂的憩园，任由自己的性情，不必侍奉在君王身侧，不必理会繁文缛节，不必时刻记住不越礼、不逾矩。

自己生来就是避世之人，根系在于天上，而不是人间。他不喜家族强加给自己的身份，他就是一抹初冬的凉薄飞雪，绝不是养在深闺的富贵牡丹。

他的灵魂注定漂泊。

即便是在人群里闹市中，他仍旧觉得自己是天涯羁旅。

容若自始至终都是孤单的，这样的孤单别人看得到，却碰不得，更无从感受。

他从来不掩饰自己的所想，我手写我心，不着痕迹而又能独抒性灵。

后来袁枚提倡“性灵说”，认为诗词歌赋其实就是人的性情，需要表达，需要有人倾听，不能掩饰，也无法掩饰。真性情是诗词的灵魂。

早在唐朝，李商隐便已经说过：“人禀五行之秀，备七情之动，必有咏叹，以通性灵。”

从这一点来看，容若的词，早就有了性灵的影子；或者说，他原本就是个性灵之人。

谢娘是王凝之的妻子谢道韞，才貌双绝，容若此处以之喻美人。试问美

人别后，谁还能来疼惜他自己？这个美人是谁，我不说你也知道。

她未必是某一个人，却定然是纳兰容若式的情怀。

笛，是纳兰词中屡次提到的一种乐器，即胡笳，形似笛。吹奏起来，刚柔交替，五音迭进，善发悲音。边塞诗中，常写悲笳，其声调苍凉而不能自己。乐府诗中亦有《胡笳十八拍》传世。

王国维曾说，一切景语皆情语，容若听到胡笳悲音，顿生飘零之感，此时他可不就是一朵六出雪花么？

命途，我不要你赠我一场富贵。

我不是洛阳牡丹，更不是奇花异卉。

我只是无人问津的一抹轻雪，来去都了无声息。

从未想过要惊扰谁，只想来人间过完绚烂丰盈的一生。

只因，我信，生命的经史子集就是记忆。

不必思量，自会难忘……

出生是楔子，那么到底何时何地，才是容若生命的第一章呢？

彼时，我们想看他。

而他，却自顾自地看着雪……

莫把琼花比澹妆。谁似白霓裳。别样清幽，自然标格，莫近东墙。

冰肌玉骨天分付，兼付与凄凉。可怜遥夜，冷烟和月，疏影横窗。

《眼儿媚·咏梅》

这阙词副题为咏梅，写梅花，却也是一种自我表达。

容若看到的梅花，其实只不过是宫廷中摆设的盆景罢了。

这些盆景梅花，由江南进献。宫里得到梅树之后，便为之架设竹棚，在周围燃烧炭火为之取暖。进献的梅花分为早梅、蜡瓣梅，仅有红白二色，只有皇室宫廷或者贵族权臣才养得起。

容若自然看不上这些“病梅”，他心目中傲雪斗霜的寒梅，完全是另一番样子。

那是容若眼中心内的冷艳梅花，别样清幽，纤尘莫染，自成格调。

词中“东墙”二字，语出“东墙窥宋”的典故。

宋玉《登徒子好色赋》曰：“天下之佳人，莫若楚国，楚国之佳丽，莫若臣里，臣里之美者，莫若臣东家之子……然此女登墙窥臣三年，至今犹未许也。”

臣里的美人，情系宋玉，在东墙之上，偷看宋玉三年，而未得与之交往。

容若说梅花莫近东墙，除了极言梅花之美，更多的还是对梅花格调的标榜，以及对自己的劝诫。

他心目中的梅花，与臣里美人不相上下，却绝不会做出“东墙窥宋”之事来。

只因她的信仰，不容许她这样做。

上天既然赐给她冰肌玉骨，自然也要给她一份孤傲和凄凉。

谁让她是梅花，谁让他是纳兰容若呢……

第二章 年少轻狂：  
密州出猎，短衣射虎